



■高施情

一名乡村邮递员的业余生活

蒋频 1963 年出生于富阳。富阳富春江畔，人杰地灵。生于斯长于斯，蒋频对于涉猎书画艺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蒋频真正步入书画殿堂是在 18 岁参加工作以后。在富阳邮电局龙羊邮电所简陋的宿舍里，年轻的蒋频满怀对书法的热情，在一张张废报纸上挥毫泼墨。

蒋频在他后来的《感悟书法》一文中写道：“记得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我骑车出去送邮，眼前已是白茫茫一片，自行车在山路上颠簸，回头看来，只见车轮过后在雪地上留下的深痕，居然是如此的富有弹性和张力……轮胎压过的印痕，那种斑驳、自然的韵味和充满旋律的线条，使我一下联想到毛笔在宣纸上拖动的感觉，那种凝结张力和音符般的跳跃下产生的线条，俨然有了生命的厚度。至此，我似乎读懂了书法，但又似乎更加不懂书法了。”

看书学习、默默习练和揣摩书法，自此成了这位年轻乡村邮递员的全部业余生活。

秀出书林

由于工作之余不忘看书学习，极具慧根的蒋频后来考入华东政法大学。

他很快崭露头角，1988 年和 1989 年，他的书法作品两次获得全国高等院校书法评展一等奖。而蒋频与其恩师——沪上全才式的书家洪丕漠先生，也是相识于大学期间。

对于这位他口传身教的得意门生，洪丕漠曾撰文由衷评价，蒋频学古人，有意将古法变为我法，在用笔上，脱去了森严的规矩，而是大胆吸收，有所取舍。像近现代大家吴昌硕、沙孟海、沈尹默、林散之等放逸洒脱的笔法，也都恰到好处地在他的笔

他是书家，他从小跟父亲临帖，笔耕不辍，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夫，启功先生称其作品“秀出书林”；
他是画家，他得到过刘海粟、谢稚柳、陆抑非、朱屺瞻、程十发等大师的亲授指点；
他是篆刻家，他师承当代第一流的篆刻大师韩天衡。
多领域的涉猎使他的艺术创作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以书入画，以画入书。

蒋频：从乡村邮递员到艺术追梦者

下得到了这样那样的体现。

一代书坛巨擘的沙孟海，生前对蒋频书法作亦颇多褒扬。他不仅为“蒋频书法展览”和《蒋频书法作品选集》以及蒋频创办的浙江富春江书画院分别题赠展额、牌匾、书签，还以高龄之年亲自拄杖到浙江展览馆观看了蒋频的书法个展。沙孟海曾讲到，蒋频虽年轻，但看得出天分很高，悟性极好，若能沉下去磨练一番，将来一定会有造就。

1991 年，蒋频在杭州举办书法汇报展，启功为其题词“秀出书林”，以示嘉许。启功先生在《蒋频书法集序》中曾评价，“蒋频的书法注重尚意，写得随便、书卷气很浓，尤其章法布局精到，结体自然，让人看了舒服。蒋频不到 30 岁的年龄，就有这样的成就，实在不易，令人惊讶。”

对于前辈的嘉奖，蒋频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书法票友”，“玩玩而已”。这种“玩”的态度似乎正好印证着其恩师洪丕漠教授的书法理论，“三分功夫，七分悟性”。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蒋频之后又选择将部分时间和精力转向绘画。

蒋频的花鸟画作品，以小品居多，他的画作有花鸟画大师青藤、白阳、八大的影子，但更多地则是汲取了近现代浙派、海派名家的写意笔墨。

在上海求学时，蒋频就利用读书的闲暇时间经常携带习作到程十发、谢稚柳、陈佩秋等海派名家府上当面讨教，往往一坐就是半天。这些老先生对这位好学不倦的小伙子都十分器重。

逸兴草草的用笔，笔松墨活的构图设色，再配上错落有致的题款，蒋频的作品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欣赏蒋频的绘画，观者如置身山林溪涧，其安谧宛若世外。

蒋频的书法作品有时一行仅着几字，留出大量空白，疏可走马，而有



时一行之中又不计得失，写得密不透风，这种风格 and 其在绘画上的修为为不无关系。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说，不见性情，只有俗气，是当下书法界的通病。但蒋频的书法是以笔意带技法，又不受制于技法。相比于技法的娴熟，他更看重情绪饱满与否、心灵是否专注，所以他的书法长卷，往往有一股沛然之气，那种文人特有的书卷之气充盈于心，再倾泻于笔端。

蒋频还探索性地把国画上用水与书法用水结合起来，由于有着高超的笔墨驾驭能力，其书法作品墨越淡越见其骨力。茅盾文学奖评委、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表示，“我阅读蒋频的书法和绘画时，的确是吃了一惊的。他的字和画，挥洒的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热烈的东西。”

中国书画也是强调物我互证



的。物中有我，我成了物的境，这个独特的我，就是一幅书画作品的新意之所在。物我互证的最高境界是有无相生。在谢有顺看来，“蒋频的书画艺术，强调的是精神的在场和个人对线条、笔墨的体认，有人乎其其中的专注，也有出乎其外的率意和放达，他最为成功的那些作品，都能让我们觉得既如此具体、有力，又如此神采飞扬，当他在这种有与无的平衡中从容行走时，一个艺术家的魅力也尽显无遗。”

金石翰墨的讲述者

金石篆刻艺术是文字书写与篆刻的完美结合，可称得上“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书法、绘画可包容篆刻，反之金石篆刻也能包容前两者。从这一层面考察，篆刻也是

一门独立的艺术。

蒋频的另一位恩师是有“书画印三绝”之称的海派名家韩天衡。向韩天衡学习书画篆刻鉴赏，更丰富了蒋频的艺术表现能力。除了在韩天衡身边亲聆教益，作为爱徒，他还多次随其出访海外，先后在杭州、山东与韩先生共同举办“韩天衡、蒋频师生展”，亲身感受到了先生宽博的胸怀和一丝不苟的治艺精神，同时也渐悟“金石刻画非小道”的至理。

作为“2004 年全国十大艺术英才”、“联合国科技和平周和平使者”，蒋频一直秉持着作为文化传承者的身份，笔耕不辍。在习字的同时，他完成了《中国书法名作鉴赏》、《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重要条目编撰，以及《江湖夜雨十年灯》、《古今百家名联墨迹欣赏》等著述的编者。

去年，由其撰著的《历代金石翰墨名家逸事》出版，除了从学术和艺术上对书画印进行了发微探幽的研究外，更多侧重于创作了这些艺术的人，写出了对书画印艺术作出特殊贡献者的丰富曲折的人生故事。著名书法家、美术评论家、诗人沈鹏评价，这是一本好书，阅读的体验不是朦胧隐约的，而是能获得一种直接的强烈的精神感召。每位艺术家都行走于自己的审美历程，先后编织了一阙阙完整的或残缺的人生故事，而蒋频正是这些故事的讲述者。

身为百年名社——西泠印社名家的蒋频，这几年已逐渐淡出商业经营圈子，他以十分虔诚的心态转入到人文艺术和书画理论的深层次思考和实践当中，继《说说书画名家那些事》、《印人逸事》两部书稿出版后，今年他的另两部重要著作《百年西泠名家逸闻录》和《说说篆刻名家那些事》将先后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重点出版。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随着“梦想”前行，哪怕最初从事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工作。

■诗言情志

天边吹来一阵清风

■吴重生

天边吹来一阵清风
是为我而来？
是箭正离弦，是雨正落下
日月停止了经天
你的惠赠，在我的目光里长途跋涉

听说你所站立之处
海平面上升
花中间的蜜蜂环绕你飞了两圈
它们一定是想起了少年的往事
家乡的溪水涟漪起来
鹅卵石之外，再无岁月冲刷的痕迹

我的喉咙有些发痒
竹篮装的枇杷再次扣打我的味蕾
等我醒悟
阳光已湿透我的衣裳

这一年，我把天空搓洗干净
等待星星们接踵而来
当我回到往事的背部，打开开关
风一滴一滴掉到我的肩上
生活的重心开始偏离

在思想以南、感情以北
一首不期而遇的诗
将记忆驱逐出境
如何敢忘？

风停止了思考
天蓝蓝，大地无声
我的目光走累了
停在封面上

花中间的那一排蜜蜂
一定是蜇痛了我的电脑
于是我的鼠标颤抖起来
蜜蜂以外，再无其他生灵扇动翅膀
但我一时忘记了破译春天的密码
等我醒悟，云已飞远
雨忘记落下来
我回到家，打开闹钟
时间一滴一滴掉到地上
生活湿了一大片

■笔随心动

有花伴着的日子是无需做梦的，尽管她展开的情节是在暮色之后。

浓郁的馨香一寸一寸地漫来，盖过了炎夏的暑气，盖过了秋老虎的威风，回旋于农家的庭院，然后轻轻地播撒到不远的田野中。

馨香牵着我的鼻子，让人很动情地从浅浅的墙院边找到了她的影子。她们侧身而躺，翘首而卧，虽然高不齐腰，却也扎堆抱团颇有创意。心形的叶，青翠欲滴，可爱可怜；骨质的枝，关节有些暴突，形态有些孱弱，却也经脉通畅；散针形的花，红如粉色的有之，旺如鸡冠的有之，更多的则描摹成紫气东来的图本，末了，在开口处安上

小时候总喜欢往外婆家里跑，要说有多少好吃的，多少好玩的，好像也说不上来，但是只要有一个快乐的外公，那就是最大的魅力所在。

在我的印象中，外公向来好客。只要有一碟花生米，一碗“洋芋芋”，再加上一壶必不可少的黄酒，外公就会招呼他人坐下来一道分享。

夏日的晚饭一般在屋外吃的，用外公的话说“外面气宽”。那时候可没有空调、电扇，但自然的凉风比什么高档的机器吹出来的冷气都要强。当碗筷盘碟在桌上放定，外公就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是一扇门，一打开，柔和的凉风就扑面而来，让人感到无比凉爽。此时，天高云淡，秋韵淡雅，是一年之中最舒适的季节。

处暑的“处”字，含有躲藏、终止的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也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故民间也有把“处暑”叫做“出暑”的。古代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

处暑时节，乡村风光清新而明媚。“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扁豆花开洁白如蝶，豆荚丰满如“螭首蛾眉”。那一畦

一只小小的喇叭。

墙院中的夜来香灯火照不到，但她那睡美人的身姿我们把握得到；她的香韵是自然的气息，也是生活的气息，不会被夜色封锁，也不会于行将消退的暑热中折腰。

昼有昼的喧嚣，夜有夜的寂静，夜来香都有自己的真诚守护。她静中有动，梦中有醒，白日中拴得住心，有屏息静气的收敛，让自己变成一根针，抑或是一颗钉，但仍是春藏一点，学桃花飞红。在经营这个瘦身运动中，看起来有点慵懒，有点无精打采，却也在酝酿，在蓄积，在摄取养料，磨砺意志；夏天的夜晚可能有点露，但她解得人间风情，自觉地弥

■生活在别处

会招呼“熟”或“不太熟”，甚至“不熟”的路人坐下，不经意间会多了几个“不速之客”。因为外公好客的名声在外，路人倒也不推辞，多半会落落大方地坐下来，把酒言欢。这时候，我是最高兴的，因为“客人”一来，外公谈话的兴致总是很高。

外公育有一子六女，想必旧时的生活不会那么富裕。但在我的印象中，外公从来没有为此叫过

■思绪点滴

萝卜，缨子已长到一拃多高了。芝麻割了，花生扯了，玉米掰了。棉桃儿挂满了枝头，稻子开始泛黄染金，轻风拂过，禾香醉人……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时节，赏秋去乡下，沿着乡间小路一路走来，紫薇依然在不紧不慢地开着，胭脂色的花瓣，摇曳多姿。凌霄爬满墙壁，撑开橙红色的喇叭，蓬蓬勃勃。茉莉花也开了，静悄悄地绽放着，使人想起

漫起香韵，涌涨起春潮，将爱的琴弦及时拨响，而自己却在光和影的消逝中静默，在迷茫和朦胧中饱受种种不白之怨。未知她的心要耗费多少不能承载之痛？

她应该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女，选择夜里绽放是她的明智也是她的无奈。她不清高，也不放浪，她从容着却也躲闪着，她恐惧一些色迷迷的眼睛研究着她的凹凸与柔软。那就只能退一步了，从白昼退到夜晚，虽然退一步未必能体味到海阔天空的意趣，却也是夜的颂歌的最好传唱者。白天的花事就让马缨花、紫薇花、睡莲花去拾掇吧。

她还是回归普通，回归到大自

因为好客所以快乐

■徐振宇

的亲身经历，或许还有一点“传奇”色彩。其中有个“卖豆子”的故事，那年恰逢年岁不错，村子里多收了三五斗。但拉到收购站的时候，却碰到了“部分受潮”的难题。外公及时出马，居然轻松应对过去，顺利完成了大队交给的任务。现在想来，或许，工作人员也是了解外公为人的，不想为难他吧！

外公因为好客而快乐，也因为快

处暑生凉

■王永清

那些棉麻素裙的女子，清雅洁净……晚风里，明月皎圆，秋虫唧唧。檐下扑棱棱倦鸟归巢，在飒爽的金秋里清脆地回响，为乡村平添了几分静谧。

阳光不再是耀眼的白，而变得纯净柔和，但中午仍有一些威力。农谚有“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面对“秋老虎”发威，人们往往报之宽容的莞尔一笑，再热，也终将是强弩之末了。

处暑前后有“中元节”，中元节，俗称鬼节，七月半。旧时民间从七月初一起，就有开鬼门的仪式，直到月底关鬼门止，都会举行普度布施活动。比如烧冥钱，放河灯，做法事等，表达对逝者的哀思。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就有放河灯的描述：“七月十五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托生，缠綿在地狱里非常苦，想托生，又找不着路。这一天若是有个死鬼

■杨菊三

舍，情倾乡土山野，揽星光点灯，拥明月盈怀，无所顾忌地演绎最完美的自然流行曲。

不在有内容的季节里徘徊，不在有故事的岁月里晕眩，不在有规则的纯洁里迷失，夜来香不需要有高接苍天的意气，就只会在最低迷的夜空中吟咏最土俗的农家调，在最粗粝的村坊中朗诵最得意的田园诗。

卑微或许是她的形貌，但不会是她的绿色；瘦弱或许是她的体征，但不会是她的心绪。她爱着大地，爱着星空，爱着山水，爱着人类，她就做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与季节一起，长成一种蓬勃，一种希望，一种信心！

乐而好客，更为他赢得了“老娘舅”一样的好名声，不光在家里“孝老爱幼”“上下和睦”，还能够帮助解决乡村邻里的诸多矛盾。有一回本家侄子到邻村砍了毛竹去卖，却被护林人员逮个正着。这可是可以上纲上线的事。外公当然不能置身事外，赶紧跑去协调。据说事情很快就得到了妥善解决，还因此多了几家“亲眷”来。

有时候想，外公骨子里天生有一种“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的大气，正是外公这种无私的分享精神，让他品尝到了生活快乐的真味！

托着一盏河灯，就得托生。”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此时，绵绵秋雨，一场比一场透凉。中医认为，处暑时节，气温逐渐由热转凉，自然界的阳气也向收敛闭藏转变，凡体弱者须及时添衣，强健者则要“春捂秋冻”。饮食适时、适量、适温。营养适中，粗细搭配、荤素搭配合理。

处暑之时，燥热从此收场，凉爽开始起步。秋日的色彩与成熟，令人心生喜悦，凉爽与平和，给人以冷静的思索，这是一个让人静下心来而又满怀希望的节气。